

山村大橡树

薛杨州

微山湖边有一个小山村，村东头的路旁有一棵很大的橡树，高高的树身在众多树木中鹤立鸡群，离老远就能看到，高大、粗壮、威猛。橡树皮是白色的，树叶很大，风一吹哗啦啦作响，像风铃立在路旁。

小时候，我到外祖母家经常路过这棵大橡树，它离我家不远，返回时这棵树就像路标，看到了它心头就充满了温暖，知道快到家了。

1961年8月，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父亲患胃穿孔病住进了市立二院。为了给父亲治病，我去外祖母家借钱。外祖母家在距我家40多华里的北山里，我一早动身，翻山越岭，中午到外祖母家时双脚已磨破，鲜血淋漓。舅舅东挪西凑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70元钱，为了赶快送到医院，我只啃了一块干煎饼，连口开水也没喝，就忍着脚疼走上了返程之路。

山路崎岖难行，再加上天气炎热和脚疼，我走到大汗淋漓，口渴难熬。当走到离家还有10多里地的那个小山村时，我渴得实在走不动了，便想进村讨一碗凉水喝。

小山村在山坡上，特别缺水，想讨一碗凉水谈何容易。我在村内东转西转，凉水没讨到却发现村东头大橡树下有老夫妻俩在卖茶。我急不可待地趑趄着走到茶铺前，渴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！老夫妻俩见我如此模样，知道我渴极了，便连忙递过来一碗茶并搬凳子让我坐着喝。

我顾不得坐，站着把茶一饮而尽，然后才道谢老人并问茶钱是多少。老夫妻俩说1分钱一碗，但我在口袋里掏啊掏，始终没能掏出1分茶钱。没办法，我只得从借来的钱里抽出一张10元票递给老夫妻俩。

老夫妻俩大概是看出了点什么，

始终没接钱。我当时以为是我给的钱面额大，老人找不开，便留下话说这条路今后还会走，等以后路过时一定还这1分茶钱。

但从此以后，我因读书、工作、家庭琐事便再也没有回过外祖母家。再后来，外祖父外祖母都不在了，我的年龄也越来越大，想回也不容易回了，所以几十年过去了这茶钱始终没能还。

几十年间我始终没忘这茶钱的事，经常念叨那老夫妻俩心眼好，如果不是那一碗救命茶，说不定我活不到今天，这1分茶钱必须得还。但时隔几十年，不知老夫妻俩还在不在人世，即使在，这1分钱谁还能记得，再说世易时移，物是人非，这人怎么找，这钱怎么还？况且当时人家就不要了，现在何必小题大作，这么认真？

我心里始终还是放不下，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，在我困难时幸

亏遇见了好人，说过的话不兑现如何为人？再说，欠钱不还如何安心……

机会终于来了，退休前我到以此山村命名的一所中学检查工作，工作之余，我心里念叨的就是那1分茶钱的事。巧的是，学校的一位老师就是当地人，对山村里各家都熟悉。我把事一说，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把事情原委详细地告诉他后，他神色凝重，迟疑许久才遗憾地告诉我，说那对老人早就搬家离开了小山村。

至此，我万分遗憾。远远望向大橡树，老夫妻俩在树下卖茶的场景似乎还在眼前，心里高兴地赶忙跑过去，却一个趑趄差点跌倒，定睛一看，只有那棵大橡树的叶子在夕阳下哗哗作响。我转念一想，那对老夫妻不就是眼前的大橡树吗，根扎得深，葳蕤生光、生机勃勃、枝繁叶茂，还一直以浓荫庇护着过往行人。

秋日归乡

李光明

这片熟悉的土地
被岁月不停地洗擦
每一粒尘埃都藏着故事
在秋光里低语，说给绿野听

踏上回乡的路
心中满是期盼
故乡的山
远远地守望着
山间炊烟袅袅升起
是母亲温柔的呼唤
一缕缕，牵住我归家的脚步

踏上田间小径
金黄稻穗垂着头
是秋天最淳朴的馈赠
每一粒稻谷，盛满秋的重量
都凝聚着辛勤的汗水

远处传来熟悉的乡音
老屋依旧
只是门槛已被磨平
那是祖辈们
烙印下的岁月痕迹

夕阳把余晖铺遍大地
土地上的乡亲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
笑容纯净质朴
一如这秋日的故乡
永远让人安心

异乡夜里的风总带些土腥气，像老家田埂上的味道，总让我想起老家屋前的老樟树，想起坐在树下聊天的长辈们的话。他们总说，咱家人活着就靠三个字：善、勤、韧。

长辈们没读过书，讲不出“修身齐家”的大道理，但是他们的哲理，藏在帮邻居挑水的扁担里，藏在给晚归路人留的那盏马灯里。就像我堂伯，他一辈子也不认几个字，却活成了村里的“活字典”。

堂伯去年过世时，我很悲痛。以前，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到他那里坐坐，他见我时十分客气，总是起身接待，堂伯会大声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回来了！”顿时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接着，他又是泡茶、又是递烟。然后，我挨着他坐下

缅怀堂伯

查楚

来，美滋滋地听他讲家乡的变化……

堂伯的父母过世早，他凭着勤劳的双手娶妻生子，有了幸福的大家庭。没念过书的堂伯15岁那年，跟着本村里的泥工师傅学了半年手艺后，就能够独自挑大梁做泥工活了，他师傅经常夸他聪明能干。农闲时，他就做泥瓦匠养家，起早贪黑地劳作。

堂伯还是扶犁掌耙的能手。村里，有的牛在耕作时慢悠悠的，没有效率。如果是堂伯用这种慢牛耕田，经他一声吆喝，再用赶牛的桐油鞭子一抽打，这种慢牛到堂伯手里“健步如飞”。所以，堂伯有“会用牛”的称号。

堂伯不仅人勤快，还会很多手艺。他没学过木工，却能做些简单的木工活，村民们要做锅盖、安锄头柄这样的

活，堂伯都会尽心给人家做好。

2009年正月我外出打工，其间一整年都没回老家。到腊月二十后，才回老家过年，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拜望堂伯。见到堂伯，他风趣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一年都不回家来，你不想看看我，我还想看看你呢！要是你过年都不回来看看，我都要坐车去看看你哟……”说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堂伯走的那天，村里好多人来送他。有人说，堂伯这辈子帮过的人，能从村头排到村尾。我摸着他用过的那把瓦刀，刀柄磨得溜光，上面似乎还有他手心的温度。原来，有些人不会真的走。他们的影子，会落在晒谷场的尘埃里，落在后辈们的心里——像老樟树的根，扎在土里，悄悄养着新抽的枝。

人生百年，苦乐由心

汪小科

上个周末，我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可到家后阵阵酸涩涌上心头……

家中陈设依旧，屋里很热。母亲还是蹲在水龙头旁洗衣服，有洗衣机也不用。餐桌上的菜单下，闻到一股难闻的菜馊味。蛋炒饭倒是没变味，可里面的鸡蛋碎比米粒还小，即使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也没了胃口。转过身，我不解地问母亲：“咱家用得着这么节省吗？舍不得开空调，舍不得用洗衣机，菜变味儿了舍不得扔，连炒饭时都舍不得多打一个鸡蛋。现在不是过去的艰苦年月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真不必这样‘没苦硬吃’！”“先苦后甜，有啥不对？我和你爸大半辈子都这么走过来了！”母亲理直气壮地说。

我无言以对，一种无力感袭来，加上午后燥热，我不愿再与母亲多说什么，于是我躺在沙发上刷视频，转移情

绪。没想到，一条短视频让我心头一亮。视频中一位青年好奇地问一位老人：“看您也不富裕，为啥这么舍得花钱？”“我省这点钱也富不了，多花点也穷不了。先苦不一定后甜，但先甜，以后就没遗憾了！”听完老人的回答，我的心好像一下子通透了。

我故意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反复播放那条短视频，让母亲听到视频中的对话。母亲好像察觉到了我的心思，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到我跟前，一改先前的态度，轻声说：“瞧！我都忙忘了，晚上你想吃啥，都随你！我和你爸抠搜惯了，但你回来了就不一样了。”说着，她打开了空调。我顺势将那些发馊的菜倒进了垃圾桶，说晚饭我来做。可冰箱里空空的，我又傻眼了。为了不让母亲失望，我去农贸市场买了些菜，摘摘洗洗后准备“开工”。

刚巧，父亲逛公园回来，见我端着几盆菜，准备在厨房里“大显身手”，连忙说：“晚上别做太多菜，家里的米不多了！”我一看，米确实不多了。就在我犯难时，母亲说了个主意：“还是做炒饭吧，可以菜多饭少。”在母亲的启发下，我做了一锅看似“有料”的什锦炒饭。尽管料里依稀可见几粒米，父母也吃得津津有味，还夸我心灵手巧，比他们更会生活。而我却毫不羞涩地说：“这叫‘硬享福’！”

母亲听完笑着说：“是啊！人活一辈子，要能吃苦，也要能享福。我和你爸最大的福就是看到你比我们幸福！”

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自己的浅薄。人生在世，有的人追求先甜而无憾，有的人追求先苦而后甜，其实都没有错。归根结底，都是为了那一抹甜。甜在心，而不在形；在里，而不在表。

